

仇恨记心间



仇恨记心间

群众出版社

一九六五年·北京

群众出版社編輯、出版

(北京东交民巷14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0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·全国新华书店經售

經安印刷厂印刷

•

书号(总)206(文)127 开本 $787 \times 1092 \frac{1}{32}$ 印张 $3 \frac{6}{32}$ 插頁 1

1964年11月第1版 1965年9月第3次印刷

字数67千字 印数148,300—243,600册

定价(4)0.29元

編 者 的 話

这本集子，汇集了九篇农民家史。

这些文章，都是旧社会农村阶级斗争的真实写照，它是广大贫下中农的血泪史，也是地主阶级的罪行录。通过这些活生生的史实，将使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什么是残酷的阶级剥削和压迫，认识阶级敌人的本性。

地主阶级的江山，已被我们推翻了，劳动人民已翻身作主了！抚今追昔，忆苦思甜，昨日的阶级苦，更激励着我们今天的革命斗志。今天，我们全国人民正以冲天干劲建设社会主义，创建幸福的新生活，但是，被推翻了了的阶级敌人，还并不甘心自己的死亡，他们阴魂未散，还妄想进行复辟。因此，我们一定要加强阶级斗争观念，不断提高阶级觉悟，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，要时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。

永不可忘记过去，永不可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。

目 录

万乡河边的仇恨·····	1
仇恨记心间·····	17
徐家嫂·····	29
山林血泪·····	41
两代苦情·····	57
凄风苦雨十八年·····	64
老郭这一家·····	73
十八亩地·····	86

万乡河边的仇恨

旭 明

广西全州县，素有“桂北粮仓”之称。离城不远，有个大村子叫龙水，万乡河绕村而过，汇入湘江，田多地广，更是一县首富之区。难怪解放前这个三百多户的村子，竟挤了五十多家地主。这五十多户地主当中，最为有钱有势、独霸一方的，当推“廉访第”蒋伯华家。一进村，就看见一座威严府第，风火墙里，瓦角飞檐仿佛獠牙似地根根翘起，高大的黑漆门楼上方，挂着丹漆金字的“廉访第”横匾。原来蒋伯华的父亲蒋蓬史，做过前清的“河南廉访史”。这位廉访大人，借“廉访”之名，不知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，在村里置下了偌大一份家业，单是这座“廉访第”，就占地二十八亩；雕梁画栋，奇花异木，真是豪华无比。蒋伯华兄弟三个，也都曾做过官，又在外乡外县置下了许多田产。到了他们的儿孙手上，就都靠剥削来的家业，坐守乡里，收租收债，呼奴使婢，抽大烟，讨小婆，整日歪在描金床上，过着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，打发着寄生的岁月。

地主们的家业愈大，愈是贪馋狠毒，农民们的生活也就愈是悲惨。这龙水村里，不知有多少人家被地主逼得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！至于帮工、抬轿、讨米、住公堂的人家，即

所謂“做四样”的，更是不可胜数。这里叙述的是一个貧农女儿蔣友香的悲慘遭遇，她的前半生充滿着血泪和仇恨，是許多貧农子女的悲慘遭遇的一个縮影。

說起友香的亲爹，誰也不晓得他叫什么名字，人活了一世，只有个花名叫“石菩薩”，意思是这人沒言少語，象块石头一样实在。在早他也曾有过两亩薄田，后来被“廉訪第”夺去了，就給他家当长工，做牛做馬。熬到四十多岁上，得了癆病，只剩下一把骨头，便被蔣伯华一脚踢出大門，仿佛随手扔掉一节榨干了汁水的甘蔗一样。可怜他劳苦一世，还是下无立脚之地，上无片瓦遮身，又丧失了謀生的力气，只得和老婆搬到村外路亭旁边，一个叫牛屎塘的地方，找了个勉强能够爬进爬出的土洞住下来，自己咳咳喘喘，行动不得，全靠老婆討米活命。

牛屎塘这地方，是个最骯髒的污水洼子，乱坡荒坟間，荆棘丛生，蚊蝇群集，蛇走虫爬。夏秋之际，雨水一多，臭水四溢，恶气氤氲，哪里是人居住的地方。友香爹在又霉又臭的土洞里住了不久，便得了“湿疸病”，脸色象黄皮果，手脚象青麻杆，肚子鼓脹发亮，只剩下一口气了。

一九一三年春天，生了友香。一生下地，痛苦的生活便开了头，沒有奶吃，沒有衣穿，姆媽撕下半截褲筒把她包起来，放在又潮又髒的草垫子上，稍微收拾了一下，撑持着爬出洞子，去向人家討碗米湯来喂。

在这样潮湿阴暗的地方，女仔无論如何是活不下去的。友香爹捶打着自己的胸口說：“落到这步田地，养仔养女是造孽呵！要是舍不得用脚盆扣死，就放她一条生路吧。”姆媽可紧紧地抱着瘦得象猴仔的友香，眼泪扑簌地看着她，舍不得

丢手。她生过三个仔，都是不到会讲话就饿死了，如今这一个，还不是一样的命在等着么，姆妈心碎了，双手不觉松开了。

就这样，友香刚满四十天，便以两升米的身价，抱给村里住公堂的邓家当童养媳妇。邓家也是穷苦人家，两公婆怕仔长大了讨不起亲，才狠下心多添这一张嘴。友香去了，好歹能保住一条命，说到那两升米，完全是穷人的义气，友香爹妈心里只有千恩万谢呵！

邓家公婆来抱人时，友香爹只是长一口短一口地叹气，友香妈又伤心地哭了一场。骨肉分离呀！可有什么给女仔当做“陪送”的呢？这“家”里，只有一床烂草垫，一口破鼎锅。姆妈想来想去，后来把仅有的一包针线，塞进了襁褓里，抽抽噎噎地对不知事的友香说：“俺苦命的女仔，姆妈顾不了你了，就只有这一包针线陪送你，长大了给邓家大哥缝缝补补，好生操劳去吧。”

友香去了，这就是生离死别，四年后闹春荒，姆妈讨不到米，也染上了“湿痘病”，行动艰难，不久双双病饿而死。多亏邓家公婆讨了两副“火板”，就埋在牛屎塘边。在那万恶的旧社会，象这夫妻俩一样，做了一世牛马，到头来活活饿死，绝门绝户的，谁能数得过来呵！

友香的婆家，原来是山里鸭婆源的人，逃荒来到龙水村，一家四口，两公婆带两仔，住着“新公堂”的一间破屋；种着公堂的二亩“装香田”。好歹两公婆都还有力气，男人除种这二亩田，还打零工、抬轿；女人在“廉访第”帮工当下人，做的是洗衣服倒马桶这类活路，总算勉强能混碗稀粥喝。友香未来的男人，比她大三岁，都喊他“螞蛄”，意思是别处

跳来的。龙水村，全村姓蔣，地主們把外乡外姓看成野种，立下明文：不准买房置地，連生娃仔也不能在村里。

友香长到十五岁，和男人合了房，夫妻十分恩爱。众人都讲她长得秀气，人又伶俐勤快。公婆自然欢喜，想想四十天的女仔，全靠米糊糊一口一口喂大的，不是亲生，也是亲养呀。可是那年月，穷人的一点“福”，象苦蕎子花一样，开得了几久？困苦光阴催人老，两公婆渐渐做不动了，单靠两亩“装香田”，好年景打得四担谷，交一半租，留下种子，还剩几把米？坏年景，連租也交不出。早几年，公公抬轎子走一趟兴安、桂林，还能挣得几升米来养活家口，如今这些老爷太太們，見他那弓腰驼背的模样，多一眼也懒得看了。螞蛄虽說已经二十出头，从小饥一顿饱一顿的，长得还象个半大小人，力气跟不上。可是好也罢，歹也罢，沉重的生活担子，已经落到了年轻夫妻肩上，担不起，也得担。于是男人給“廉訪第”打长工，友香給“廉訪第”当下人，喂猪、推磨、倒馬桶，象牛馬一样使喚。有一回，下雪天冷，友香沒有把馬桶刷干淨，蔣家七小姐就掐着她的脖子硬要她舐，友香不从，便被打得昏死过去。

一九三三年，友香二十一岁那年，生了个女仔。地主們不准她在公堂里生，只得生在村外灰房里，也象姆媽一样咬紧牙关，自己用破瓦片割断了臍帶。第一次做母亲，再說受苦，友香心里也有喜欢，生时恰逢“谷雨”那天，便給女仔取了个名叫“喜谷”。可是，名字再吉祥，也保不住孩子的命，“喜谷”在人世上沒有活到百日，便又病又餓死了。有什么法子呢？她生了“喜谷”的第三天，就要到“廉訪第”去上工，每天两头不見亮，不到时候，主家决不放回来，她无法心疼孩

子呵！

冬雪秋霜，血流汗滴，又是十年过去了。友香三十一岁了，牛馬生涯折磨人，她变得又瘦又小，仿佛比十年前还矮了些，脸上也打滿了細皴，这時間，一家人的生活，已到了最凄慘的地步。公婆头发全白了，什么也做不得了。“螞蚋”兄弟俩，为了逃壮丁，到处躲躲藏藏，轻易不敢落家。一家人的生活担子，友香一个人挑着，她怀着六个月的身孕，拖着一个四年前生在灰房里的娃仔永生，还得去“廉訪第”帮工，做最沉重的活路，加上公婆出去討点米，一家人糠菜当粮吊着性命。可就在这般时候，“廉訪第”蔣家还伸出了血手。

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夜晚，天未明时，地主乡长蔣知貝領着几个乡丁，踢开了友香的屋門，一見螞蚋在家，他冷森森地笑着說：“螞蚋，你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，走，当兵去！”

一家人齐围住乡长，向他求情。男人央告道：“乡长老爷，你做点好事吧，看俺一家人，老的老，小的小……”

“閉嘴！”乡长伸手打了男人两耳光：“躲壮丁，犯死罪，你晓不晓得？”螞蚋知道央告无用，打算夺門逃跑，被几个狼虎乡丁抓住，扎了个五花大綁，推倒在地上，就是一頓拳打脚踢。

友香吓得差点儿昏死过去，猛然間想到乡长也有子女，或許能打动他的怜悯之心，就哀求道：“老爷呀！你发发慈悲吧，可怜可怜俺肚里这个，让他父子俩能見一面……”

“見什么？絕不了种就行了，日本人都打到湖南了。螞蚋要是为国捐了躯，你一家都光荣。”乡长倒說得冠冕堂皇。

其实，他何曾想到抗日，他只贪图替“廉訪第”的少爷們抓一个替死鬼的身价。“带走！”他招呼乡丁。友香沒命地扑上前，抱住他的脚，嘶声哑气地哭道：“你……你不能拉走俺男人，俺一家老小，日后依靠哪个呵！”

乡长发火了，一脚把友香踢倒在地上，吼道：“再蛮纏，就把你关起来！”友香捧住肚子，痛得脸色惨白。

蚂蚁掙扎身子站了起来，頸項上的粗麻绳勒得他脸色血紫，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，瞪着充滿血絲的眼睛，朝乡长喊道：“住手，你不要欺她女人家，我去就是了，要是塞不了炮眼，回来咱們再把賬算！”

“哼！你今生休想再回来了，蚂蚁！”乡长皮笑肉不笑地说。男人沒有搭理他，轉过脸来望着友香，嘴角一扯一扯的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轉，哽声哽气地说道：“永生他媽！我走了，你自家找主逃生吧，只求你把娃仔拉扯成人！”

一家人又悲憤地哭起来，友香痴痴地看着男人那张青筋鼓脹、眼泪汪汪的脸（这就是她最后一次看見的，从此永远留在她的記憶里）：老天爷呀，为什么？为什么穷人这样受罪？为什么？突然間，她眼前昏天黑地，什么声音也不見了……

夜深人靜，到处一团漆黑，友香孤零零地立在万乡河岸边，象一节枯木桩子一样，脚下的河水，嗚嗚咽咽地流；水湾子里的芭茅草，嚙嚙嗦嗦地响，叫人心里发冷。这世界，她实在不願意再活下去了！她活了三十年，此时此刻，可什么也想不起来，只有苦，前是苦，后是苦，苦瓜拌黃連，苦了又苦哇！跳下去吧，一了百了，她挪动脚步，更貼近岸坎，河边的松土块嘩啦一声掉进水里去了，猛然間，她仿佛

听见男人嘱咐的声音：“……只求你把娃仔拉扯成人。”男人那张被粗麻绳勒得青筋鼓胀、眼泪汪汪的脸也仿佛就在面前。她周身一阵发紧，站下了：这时，在家里草铺上，永生该睡得正香？或许已在哭喊着要姆妈？还有肚子里这条命，跳下去，就是三条命，怎忍心呵！

友香终于打断了死的念头，倔强地活了下来。两个多月以后，她在牛屎塘边割草时，生下了安生。

家里又添了一张嘴，可一粒米也没有，这兵荒马乱的年月，向谁去借去讨？恰好这时，“廉访第”里，又新添了一个小孙子，缺奶吃，要用一个奶妈，友香被人荐了去。地主婆嘴上说行个善，实际是乘人之危，条件万般苛刻，讲明对换，不给工钱，每天只给友香的奶仔半升米打米糊，奶水可全归孙少爷吃，平日不准回家。为了给一家四口换这半升米吊命，友香只得忍泪吞声应承下来。想到一堵风火墙，把母子活活分开，有奶不能喂亲仔，还有受不完的气，心里难过，时常偷抹眼泪。地主婆见了，不是打，就是骂，说她存心想把奶水哭回去，威胁说不给她米。可怜友香，连心里的一点母子之情也不能有呵！

友香刚当了一个月奶妈，日本鬼从湖南新宁打了过来，新的灾难又开头了。友香亲眼看见，村里的三牲六畜全杀光了，房子也烧掉了大半，多少走不动的老年人死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，遭难的多半是穷家小户，“廉访第”这一大家，几乎一根毫毛未伤。廉访大人的一个孙仔蒋龙生，原先在北京做国民党的大官，现在摇身一变当了日伪察哈尔省的财政厅长了。

地丢荒了，人死了，房烧了，这样的大灾大难，穷人如

何经受得起？友香一家人的生路更是完全断了，只有靠挖野菜充饥，见什么吃什么：青麻叶、芭蕉头，苦仔公，蕨苗子……一家人的脸色吃得象死人一样乌青乌青，两个老人熬不住，相跟相随地死了。大仔永生吃野菜中了毒，大腸头脱出肛門半指长，整天流脓滴水，小仔安生未滿周岁，餓得細頸子架不住大脑壳，总是歪在肩膀上。

男人杳无音信，公婆活活餓死，友香呀友香，她真是再也熬不下去了。哪里有穷人的活路呀？可是，她得活下去，不为别的，只因为她的两个仔还没有死。

于是，蔣友香，这个心地純善、手脚勤快的女人，象三十年前她的姆媽一样，被旧社会残酷地剥夺了一切，也成了无依无靠的討米婆，手上牵一个，背上背一个，风里雨里，血泪和泥，脚步蹒跚地在四乡八里轉来轉去。

这時間，众人都劝友香改嫁算了。不久，一个叫双喜的穷人，过去一块在“廉訪第”帮过工的，出来替她說媒。男方也是穷人，三十多岁的光杆子，名叫蔣德胜，友香也认得，晓得这是个老誠敦篤的穷汉子，靠得住的，三思两虑，她点了头，可想起那生死未知的男人，不禁心似箭穿。莫怪友香无情义，她不能眼睁睁看着两个娃仔活活拖死呵！

一九四五年开春后，友香和蔣德胜結婚了。說是結婚，其实連交杯酒也沒喝一口，不过是把几样破烂搬到德胜家住的茅厂里去。第二天一早，友香照旧出去討米，只是把小安生留給婆婆照看罢了。

說起德胜这家，也是外来戶，世代代在大西江峽口河撑渡船为生，到他父亲蔣大手上，遭了大洪水，渡船和茅厂都冲走了，只得帶着一家人逃荒来龙水。丟掉手上一根篙

杆，换了肩上两根轎杆，另外还佃了“廉訪第”几亩田来种，日子还勉强撑持得下去。时光消逝，蔣大一天天老了，抬不动轎了，幸好德胜已经成人，长得肩宽膀大的，又接替父亲做起抬轎生涯。德胜抬了十多年轎，磨得肩膀象漆树皮，小腿肚上的青筋鼓鼓的象蚯蚓一样，可过了三十，还討不起亲。

再說友香嫁过来以后，一天能吃上两頓見米粒的稀粥，不多久，她象一棵被风雨摧残得快干透心的苦楝树，又稍微还了点阳气。德胜和公婆对她带过来的两个仔，也知疼知热的，不另眼看待，兄弟俩也长得壮实了些。这些都使友香心头温暖，对德胜一家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。德胜长日抬轎，远走桂林、兴安、湖南新宁等地，她就在家努力操劳家务，孝敬公婆，还给“廉訪第”等家打点零工。靠着男人精干，自己勤快，一家人齐心，死掙活掙，穷日子总算比过去見了些起色，只是有时想起过去的事情，心里就千拉万扯地痛，仿佛有一道永远长不攏的血口子。

这年夏天，友香又怀了身孕，一家人自然欢喜，越发泼出命地干，想給未落地的娃仔掙口干的吃。可是呵，就連穷人的这一丁点希望，也惹得地主們气不順，眼发紅，阴森森地盯着恨着，心里打着毒算盘。

割谷时节，公公蔣大，拚着老力气到“裕园”地主蔣寿增（廉訪大人的重孙）家帮工。車谷、晒谷，日夜忙得不开交，只得暂时住在他家里。恰好在这期間，他家丢了两担“光刀紙”，地主都是黑心腸，一口咬定是蔣大偷去全州卖了，要他賠出三十块光洋，还要請客賠礼认错，不然就送官究办。天哪！这样多錢，蔣大如何賠得起，真是飞来橫禍，他

找蔣寿增，和他讲理道：“大老爷，你看我这大把岁数，两担纸我怎挑得去全州，你做做好事，发点善心吧！”地主咬牙冷笑道：“你挑不动，你的仔还挑不动？哼！看他那身力气，多能跳腾，怕老爷的两仓谷他也能挑得去！”蔣大忙说：“俺德胜去桂林未曾回来，他一点也不晓得呀！”“我管不得，你住楼下，‘光刀纸’放楼上，不是你偷还有谁？反正你们这些穷骨头又奸又鬼，你不赔，还怕全州衙门关不下你？”地主说罢，一拂袖子走进屋去了。

蔣大还想和他争辩，几个“垫仓脚”（地主的狗腿子，全州土话）抓住他不问青红皂白地一顿拳打脚踢，一边声声逼问他赔是不赔，蔣大挨不过了，说了声：“我赔！”放声大哭不止，这真是“钢刀架在穷人颈，有理无理都一刀”呵！

蔣大回到茅厂，讲了此事，一家人又哭成一团，无法可想。蔣寿增就三天两头派人来催逼，要拿蔣大送官。德胜抬轿回来，一听说，气得捶胸顿脚，想先去全州县告一状，蔣大叹道：“算了！天下衙门为钱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，你去还不是找罪受，哪管你家败人亡，这钱这礼还是要赔！”友香也拦住德胜劝他不要去闹祸，同时想到自己的悲惨命运，呜呜地哭得抬不起头来。

万般无奈，只有把血汗挣来的一点可怜家业当尽卖光：开荒种得的一点棉花、杂粮，一家人仅有的两床铺盖、几件破旧衣裳、一口大鼎锅，一头架子猪，连看家的狗也卖了，又找别家地主借了笔閤王债，才凑够四十块光洋，三十块赔“偷”，余下的请酒赔“礼”。这豺狼世界，穷人是打掉门牙往肚里咽呵！

经蔣寿增这样刮骨熬油地一整治，茅厂里空空荡荡，比

洪水冲过还干净，一家人只有“喝风浪草”了。可是过了两个月，事情被查出来，那两担纸原来是蒋寿增家一个叫蒋义的“垫仓脚”偷的。蒋寿增不愿重提旧事，事情不了了之，友香一家人受的冤屈、折磨，向谁去伸诉呢？

又过了不久，友香怀孕足月，冬月里，一个瑞雪纷飞的日子，给德胜生下了一个男儿，取名雪生。可怜奶仔生下地，家里已连一片包布也找不到，友香忍着泪把自己仅有的一条破裤子撕来包了他，自己连门也出不去了。爹爹姆妈，爷爷奶奶，谁不心疼这奶仔，可时近年关岁末，抬轿、帮工挣的钱，要先还债，家里早已粒米俱无，餐餐野菜当粮，坐月子的友香，稍微强一点，吃了四十天萝卜，瘦得前胸贴后背，哪挤得出一滴奶水，雪生活活地饿死了。

可是那年月呀，穷人的灾难，象呜咽的万乡河，没有尽头，更为悲惨的事情在等着友香一家人。

新年到来，龙水村里，蒋家地主的庄园府宅：“廉访第”、“裕园”、“养园”……处处张灯结彩，爆竹声声，家人聚在一起，吃喝玩乐，挥霍无度。可象友香这等穷苦人家，还照旧是黑灯冷灶，脸上找不到一点喜气笑影。

正月初三，德胜一早抬着蒋龙生的八太太去桂林。蒋大上山打柴。友香给茅厂跟前的小块菜地浇水淋肥。跛脚的婆婆在附近土坡上一瘸一拐地捡着柴禾。一家人都和往日一样各自忙累着。这时间，紧贴着土坡下的“养园”里，地主蒋龙生的子孙蒋世桐（也是廉访大人的一个重孙），正领着几位太太小姐，在花园嬉闹玩耍。蒋世桐玩得兴起，从房里取来一支步枪，叫下人把一只洋铁桶装满石灰，挂在园中一棵柚子树上，准备当“靶子”打，向女眷们亮亮自己的本事。说

起这位“廉訪第”的子孙，真令人作嘔，他自以为是个“非凡”的人物，从小跟随着在北方做国民党和日伪大官的蔣龙生，受过日本人的奴化教育，一派奴才相，经常穿着日本式的高腰馬靴、“一口钟”式的日本呢制服。日本鬼快垮台时，他“荣归”故里，替父亲在“裕园”里监造一座小洋楼，挖空心思，在楼頂上修了个养魚池，很受“廉訪第”老傢伙們的贊賞，他也更加不可一世，在村里橫行霸道，連狗見了他也夹起尾巴，怕挨他的枪子儿。

且說友香正在地里忙着，忽听得“砰”地一声枪响，接着听见花园里太太小姐們大惊小怪地叫了几声，她忙往那里一看，只見蔣世桐已经又举起枪，瞄着柚子树上的石灰桶，这棵树，恰好正对着花园外半坡上友香家的茅厂。这太危险了！友香慌忙跑下土坡，踮起脚尖双手扒着花园的矮墙喊道：“孙少爷，莫打了！小心伤了人呀！”

話未落音，又是一声枪响，子弹“颼”地一声飞过她头頂，打在茅厂上面，友香吓得头皮发麻，又連声喊叫劝止。

蔣世桐看見这个衣衫襤褸的穷婆娘，胆敢当着太太小姐們的面大喊大叫，扫他的面子，不觉怒从心起，咔嚓一声又把子弹推上膛，恶狠狠地吼道：“快滚开！不然就給你一枪！”

友香想到正在茅厂里睡觉的二仔安生，和正在附近撿柴的婆婆的安全，也顾不得害怕，还是大声喊叫，又对她认得的一个地主女仔喊道：“六小姐，做点好事劝劝孙少爷吧，坡上有人呀，莫打了！”

蔣世桐怒火高烧，他早就嫌花园外这个烂茅厂大煞风景，如今这討米婆还敢来敗他的兴：打死一个又怎样？就把枪口